

# 中国奇迹的豪情书写

□石一宁

肖亦农长篇报告文学《毛乌素绿色传奇》(远方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向读者报告的是举世闻名的毛乌素沙漠,经过内蒙古鄂尔多斯人民尤其是乌审旗各族儿女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在进入新世纪的第10年终于从地球上消失的重大事件。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越来越严重的世界荒漠化现象已经超越国界、洲际,挑战人类生存的底线,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敌人。联合国于1975年即以决议的形式提出“与荒漠化进行斗争”的口号;1994年,112个国家的代表在巴黎共同签订全球防治荒漠化公约;同年12月,联合国大会决议确定每年6月17日为“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然而,人类对沙漠的治理却屡遭挫折,全球荒漠化似有锐不可当之势,荒漠化所预示的严峻的生态前景令不少科学家气丧色沮,悲观绝望。在这样的背景下,内蒙古乌审旗人民对毛乌素沙漠的成功治理,毛乌素沙漠在地球上的悄然消失,的确是一个震撼世界的捷报。同时,这也是改革开放的中国的又一个成功经验,又一个伟大奇迹。肖亦农的长篇报告文学《毛乌素绿色传奇》,是一部应运而生的及时之作,是对一个中国奇迹的满怀豪情的书写。

一部作品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如何理解自己所写之历史与现实内容。《毛乌素绿色传奇》的作者肖亦农显然对自己所处理的题材及其意义有着敏锐的认识和把握。首先,这部报告文学所触及的其实是一个全世界都在关心的问题,是一个普世的问题。其次,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据有关资料,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26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近三分之一;其中沙化土地173万平方公里,全国3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有30个分布有沙化土地,近4亿人口受到土地沙化的影响。荒漠化同样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生存空间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威胁。再次,这部作品的写作还涉及了当下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如何处理日益突显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这一焦点问题。最后,乌审旗的经验既是提出问题,又是解决问题。正在越演越烈的世界荒漠化现象能不能得到抑制?中国的沙漠能不能治理,怎么治理?乌审旗治沙绿化的巨大成就,对这一问题提供了一

种乐观主义的、也是现实主义的答案和解决方案。这四个方面决定了毛乌素沙漠的消失是一个重大事件,而《毛乌素绿色传奇》的写作即为重大题材的写作。肖亦农对此颇为了然于胸,他就这部作品反复采访、潜心写作,多次修改并专门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即反映着对他作品题材非常寻常之意义的察识。

题材之重大、意义之重大,使报告文学《毛乌素绿色传奇》的写作极大地呼应着读者的热望,即渴望了解、渴望有乐观答案、有乐观解决方案的与人类生存、与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空间攸关的问题。应该说,读者的这种殷切为这部作品提供了很大的精神动力和坚实的接受基础,使作品的写作受到一种现实的激励和鼓舞,使作品从一开始就站在了很高的起点上。而这种高起点不仅作用于作品的思想意义上,而且也作用于报告文学的本体艺术层面。

首先,这部报告文学内含着一种全球视野。作品开篇即叙述作者于2009年在美国写作,在普通的美国人家里听到主人朗读美国海洋生物学家、现代环境保护运动先驱蕾切尔·卡逊的名著《寂静的春天》第一章“明天的寓言”,把卡逊对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的人类前途的忧虑传达给读者。在作品的第一章,作者更将目光投注于如脱缰野马一般的世界荒漠化现象,并回顾以联合国“内罗毕行动计划”为标志的人类与荒漠化进行斗争的历史与现实,以及治理荒漠化的世界性失利与挫折。这种全球视野和普世关怀,极大地提升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另一方面,它也极大地扩展着作品的信息容量,使报告文学的报道功能获得充分的实现。

第二,这部作品表现了一种科学精神。作品揭示了毛乌素沙漠的最终成功治理,是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沙产业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科学精神,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精神,或者说是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关键。作者紧紧抓住了这个关键,实际上也是真正把握住了作品的题材与素材,揽住了作品的总纲。抓住了科学精神这条纲,作品就不会沉迷琐屑,不为现象左右,而是从纷繁的素材中找到了组织作品的骨架,从而使报告文学的真实性特质获得了内在保证。

肖亦农长篇报告文学《毛乌素绿色传奇》,向读者讲述了一个曾是建设兵团和道班的年轻人亲身经历的那个时代,目睹了一代又一代的民族精英,用他们几十年的执著、血汗和青春,在广袤的毛乌素沙漠上,在新中国的治沙史上,谱下了一曲茫茫沙地变成绿色草原的慷慨壮歌。

我是一口气读完《毛乌素绿色传奇》的,肖亦农是小说家,他不仅会讲故事,而且抒情叙事也很抓人,这得益于他用了3年多的时间,怀着对这片草地的热爱,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执著的创作态度,走遍乌审旗大地,行程几万里,采访了近百位治沙人。我数次被书中的人物和他们的精神感动,我随着肖亦农质朴而悲壮的讲述,跟着一个个传奇人物,走进了震撼人心的毛乌素。

毛乌素是蒙古语,译为“坏水”之意。毛乌素沙漠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和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伊克昭盟)之间。古时候这片地区水草肥美,风光宜人,是很好的牧场。后来由于气候变迁和战乱,地面植被丧失殆尽,就地起沙,形成后来的沙漠。大约自唐代开始有积沙,至明清时已形成茫茫大漠,毛乌素沙地面积为3.98万平方公里,是中国较大的沙地之一。作品精心刻画了半个世纪以来出现在乌审土地上的宝日勒岱、殷玉珍、乌云斯庆、浪腾花、徐秀芳等治沙女英雄,以朴素真挚的文笔描绘了她们用生命、汗水、泪水滋润毛乌素,遏制毛乌素沙漠疯狂移动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可贵的是,作家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人们对沙漠的再认识上,即不再将沙漠作为敌手,而是尊重沙漠,敬畏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毛乌素沙漠过去与现在是什么模样,本书向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画面:

黄沙漫漫遮云天,  
沙丘逐浪高不前。  
几代治沙终圆梦,  
宝日玉珍让绿还。

纵观肖亦农长篇报告文学《毛乌素绿色传奇》,他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将鄂尔多斯人民从未屈服的精神展示给读者。他是位成熟而负责任,具有生命体验和心灵体验的报告文学作家。报告文学实际上具有三重价值:一是新闻价值,二是文学价值,三是社会价值。它既有新闻的快捷,又有文学的立体感和可读性,也有启发社会思考的思想深度。《毛乌素绿色传奇》正是符合了这三重价值。然而,时下的报告文学作品大多是集采访和资料于一体后,将素材、人物、事件和主人公的意志用所谓的文学和美丽的词句简单地串起来,现在的一些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作家,他们有的缺少生命的体验,有的缺少心灵的体验,有的干脆没有任何体验,以材料为本,以技巧为线,致使书市上大量的作品无人问津。一部优秀的作品,它一定是对生命与心灵体悟在,这又如鸟的双翅,缺一飞不高,缺双翅那便不是鸟了。报告文学是一种紧贴现实生活的文体,它是反映时代风貌的艺术报告。它要求作者积极投身于火热多彩的现实生活,密切关注时代跳跃的脉搏,热情讴歌生活中感动人心的典型人物和重大事件,传达人民群众立志改造自然、建设国家的精神风貌,以文学的生动形象动情入理地去感染或启发读者投入积极有为的人生世界。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和现实生活的文学体裁,应努力接近和表达对于社会生活的关注和感受。肖亦农的报告文学,从他的文字、他的故事、他的亲身经历中,让我们感受到一位作家的社会责任与英雄情结。他不是靠着走马观花、采风走访的方式,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地记录和描写,而是把自己人生历程中的40余年,完全糅进那片深邃辽阔的大地,用心灵,用挚爱,用沉甸甸的生命情怀写出了这部书。他生活在鄂尔多斯多年,他知道草原对于游牧民族有多么重要,他也深知沙漠的无情与生态的破坏对人类的威胁,他是建设兵团的一员,他也进过道班,他对这片草原有着生命的体验。毛乌素沙漠往事之一和毛乌素沙漠往事之二,那感人的“杨拜老”故事,那“黄沙重压、草地消失的毛乌素沙漠的严峻现实,始终像一块阴影盘绕在我的心头”的情结,以及后来他对殷玉珍“宁愿治沙累死,也不让沙把人欺负死”的气魄入木三分的刻画,让读者动容,让自己落泪。他爱鄂尔多斯,因为他见过绿草茵茵的大草原,他深深地痛惜无情的沙漠将这片土地和草原变成了无人区,所以他在创作中数次落泪,数次被感动,他被那些治理沙漠的劳模们感动着,他被一代代不屈不挠沙漠的人的精神和壮举而心灵震颤,这才有了殷玉珍在新婚的第二天大风狂起,独自跑向自己的“岗位”时,后面跟着丈夫和婆婆的情景,那个痛苦复杂的心情如果没有心灵的体验是无法让人感触万千的。肖亦农的作品,不是简单地采访,简单地捕捉情景,简单地用文学美化人物、愚弄读者,整个作品是和他的经历、心血、心灵感受结合在一起的,现在某些报告文学作家的作品,缺少的恰恰是肖亦农这种生命和心灵的双重体验。

长篇报告文学《毛乌素绿色传奇》,不仅反映了鄂尔多斯乌审旗人民几十年治理沙漠、征服沙漠、建设绿色乌审的发展历程,更深刻展示了内蒙古乌审旗治理沙漠、实施产业化治沙的成功经验和伟大实践,是肖亦农多年深入沙漠、潜心研究、执著创作的一大硕果。目前毛乌素绿色传奇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世界治理荒漠化的借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吕克·尼利亚卡贾说:“毛乌素项目是成功的范例,将人类望而生畏的死亡之海变成孕育新能源和优质食品的宝藏。”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秘书长沙祖康说:“中国内蒙古毛乌素项目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成功实例,其主要特点就是运用统一的管理系统来治理荒漠化,同时发展以‘碳吸收、碳排放、碳捕集’为主的‘三碳’绿色经济。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肩负社会责任、发展绿色经济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其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毛乌素绿色传奇》不仅具有报告文学作品的价值,而且具有推广中国治理荒漠化经验的学习价值。它是中国人治理环境成功的奇迹,是世界性的传奇,不但超出了文学范畴,超出了报告文学领域,更具有世界意义,同时也是表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文学、生态文学的一个典范。

第三,这部作品高扬着一种人的精神。在作者的笔下,昔日一望无际黄沙漫漫的毛乌素沙漠,变成了今天的中国人居环境示范城镇和中国绿色名县,是因为科学家、各级党政干部、知识分子、企业家尤其是10万乌审旗人民艰苦奋战的结果。作品极力展示了毛乌素沙漠改造者们的酸甜苦辣,展示了人的灵魂、人的意志、人的奋斗。宝日勒岱、殷玉珍、乌云斯庆、浪腾花、徐秀芳等“给沙漠点颜色看”的女性,是乌审旗人民在茫茫沙漠面前不气馁、不屈服、不认命的杰出代表,毛乌素沙漠就是在乌审旗儿女这样艰苦卓绝的奋斗中一点点消失,一点点重获生机,一点点绽放生命的绿色。虽然报告文学可以报告事件,但报告文学的核心任务仍然是表现人,是表现人的丰富的人性,表现人的坚韧的意志和崇高的精神。《毛乌素绿色传奇》这部报告文学对人的精神的挖掘,是对报告文学的人学本质的积极探索和阐发。

此外,这部作品还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醒理性和忧患意识。作者对毛乌素沙漠的治理模式、对产业化治沙给乌审旗面貌带来的巨大变迁是高度肯定的,作品溢着一个作家对家乡的进步、对时代的发展的滚烫热情。作者对乌审旗的生态现实与前景抱持着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然而这是一种审慎的乐观。正如他在作品的末章中所写:“在鄂尔多斯的沟壑间,到处都能看到这种赭红色和青灰色的砂岩。我曾做过一个尝试,取下一块裸露的砂岩,用手捏一捏,很快就成沙粒状。有专家断言,这是毛乌素沙漠的主要成因。那就是说,毛乌素沙漠的绿色植被下,除了地上原有的沙漠,地下还沉睡着足有600米厚的潜在沙漠,假设我们稍有不慎,这头睡狮会不会在那一天被我们惊醒起来呢?我真的有些隐隐担心。”作者在颂扬中有忧患,在肯定中有反思,这种清醒理性和忧患意识提醒着社会和读者大众,也极大地彰显着作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和担当,使得作品的内涵更为宏博,质地更为厚重。

《毛乌素绿色传奇》的作者肖亦农是小说名家,其小说擅于塑造富有新意的人物,刻画生动的性格,营造浓郁的环境氛围。小说的语言浑朴老到,功力深湛。《毛乌素绿色传奇》这部报告文学也反映着作者作为小说名家的这些特质。阅读《毛乌素绿色传奇》,读者为事件所吸引,为人物所折服,也为其深厚的文采所感染。在众多报告文学陷入重报告、轻文学,重事件、轻人物和文采的误区而导致报告文学的文体危机的当下,《毛乌素绿色传奇》这部作品的出现还有其艺术突围的意义。

# 有生活抒真情才感人

□兴 安

肖亦农的写作我一直比较关注,从当年蜚声文坛的中篇小说《红柳》,到厚重如史诗般的长篇小说《黑界地》等,尤其是后者,在新时期的中国长篇小说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席位,它不光具有文学价值,也是一部近代以来的中国河套地区的土地史和农民史。

读完《毛乌素绿色传奇》,我有三点感受:

一、《毛乌素绿色传奇》是肖亦农作为一个有现实主义精神并有浪漫主义情怀的作家的写作方式的转变,即从虚构到非虚构。这种转变我们可以从他近几年完成的长篇非虚构文学《人间神话——鄂尔多斯》和《第五十个是民工》等文本中有所体会。

我们知道,从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非虚构文学的兴盛、到90年代中国的“新体验”、“新状态”等带有非虚构色彩的文学活动的揭竿而起,再到2010年《人民文学》重新举起的“非虚构”的大旗,都表明了社会与读者对虚构文学的一种疲倦感。1990年代,尤其是近10年以来,我们的社会与现实的变化发展已经完全超越了所有人的想象,每天发生或涌现的新事件、新人物令人应接不暇,博客、微博、视频等多媒体的出现和繁荣,表明了人们希望更直接更具体更真实地观察和了解社会的愿望。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便是近两年中国非虚构文学的一大亮点。梁鸿曾说,“我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我的心灵、与我深爱的故乡、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这句话也许同样适用于肖亦农,不少有名的作家虽然不断地叙述着故乡,却不知不觉地与他的感觉、情感和思想以及他真实的家乡越来越远。肖亦农长期生活在鄂尔多斯,对自己生活了20多年的土地(第二故乡)的历史与现实的反差深有感悟,对她的不断变化感到目不暇接,而毛乌素沙漠的变化更让他感到用自己以往擅长的写作已经无法准确表达。一种惊喜、一种心跳、一种向往、一种急切、一种幸福、一种骄傲,让他抛开虚构和写作技巧的羁绊,以一种张开臂膀和胸襟扑向大地、拥抱天空的方式完成了这次写作。所以,在我的心目中更是一次行

动,是一次振臂高呼的行为写作。

二、《毛乌素绿色传奇》触及了生活的现代化与民族特色的保持之间的矛盾。我曾在《民族文学》杂志的卷首语《蒙古包:真实的与想象的》中表达了这种忧虑。我作为一个生活在大都市里的蒙古人,既希望草原牧民永远不要抛弃蒙古包,保持住蒙古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草原根基,又不希望他们永远被隔离在现代化的文明生活之外,而忽略了他们真实的渴求和愿望。而看了这本书,我豁然开朗。书中告诉我们:这些年来,乌审旗的牧民大都是雇佣陕西的农民放羊、种地,他们早已经搬进城市里,“既享受着城市文明的先进又坚持着草原文明的传统”。这就是所谓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一种结合。这让我想起美国牧羊人庄稼园的经营与生活方式,或许这正是将来蒙古民族得以延续、发展的一种新模式。

三、《毛乌素绿色传奇》中的几个人物让我非常感动:席尼喇嘛、宝日勒岱、殷玉珍。我有幸见过一次殷玉珍,那是因为我策划了一部电影《家园》,就是以她的治沙事迹为原型。殷玉珍,这位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普通的劳动妇女,本身就是传奇,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乌审旗人的朴实、顽强、执著和智慧。我策划的这部电影在2008年参加了台湾金马奖片会,得到侯孝贤、焦雄屏、李行、朱延平等台湾电影人的赞赏和支持,获得了二等奖。在早期策划的时候,我还没有见过殷玉珍,只是凭着一些道听途说,对这个人物进行了许多的想象和虚构,这从一部艺术电影的角度来看是可以的,但是当我见到殷玉珍,与她聊了半天时,我被她的人格和精神深深打动,我发现我的虚构和想象完全不符合真实,她的事业轰轰烈烈,而她的为人却是那么质朴谦虚普通,我感觉我以艺术的名义和借口对她的内心的猜度和行为的想象几乎有亵渎她的嫌疑。这次见面最终使我放弃了这个电影的写作,也使我深刻认识到生活与作家写作之间的关系,真实是第一要素,无论是现实的真实还是艺术的真实。所以,看了《毛乌素绿色传奇》,我敬佩肖亦农对写作的真诚态度,这种态度也许是最简单的,但也是最难的。

# 从梦想出发,寻找生命的痕迹

□肖惊鸿

费用就是“扒沙”,“大明王朝是被毛乌素沙漠压塌的!”

作家用精练的语言和耸人听闻的情节讲述了毛乌素沙漠的疯狂。沙尘暴让人惊骇,沙漠里的生活极度贫穷。女人在家没衣服穿,男人大夏天穿着皮袄见人。沙漠里的人们一次一次地拆下旧门窗,用毛驴车装上所有的家当,什么时候沙子追上来了,什么时候就搬到别的地方。所有的这些回忆,带给作家的不仅是一掬热泪,是任何时候想起来都要刺到心里的疼痛。生存还是死亡?面对毛乌素沙漠的千年贫穷,作家写下了激动人心的一笔。宝日勒岱开始与沙漠抗争了,钱学森正在思考沙漠产业化治理的办法。再也不能这样活。沙漠里的人们有了共识。

我通览全书后判断,《毛乌素绿色传奇》这7个字的根本含义,即是寻找本真的大自然赋予人类的自然和谐的生态。单从立意上讲,这篇报告文学就是不可多得的贴近现实和民生、关注人类科学发展的厚重题材。作家的时代责任与社会使命昭然。作家以其生活亲历和敏锐的艺术感觉,及时把握了现实生活细微的脉搏和时代的风云变幻,及时捕捉到了全球化背景下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毛乌素沙漠里发生的人和事。以真写实,回忆与思考并重,体现出非凡的艺术表现力。

作家在第二章里开始了他倔强的寻找与发现之旅。作家重返毛乌素,他听到“绿染毛乌素沙漠已经成为现实”这条新闻,他不敢相信所见,也不敢相信所闻。他自问:“你何时见过这让人醉心的草原?这还是你的第二故乡吗?过去的毛乌素沙漠是个什么样子呀?是的,我想,生活和曾经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以及关注那里的人们,对于毛乌素沙漠而言,在过去的漫长年代,北朝民歌《敕勒川》里描写的草原景象,宛如海水般辽阔遥不可及。面对此情此景,作家感慨万端:“也许只有融入毛乌素沙漠,亲耳聆听它从远古走向现代的铿锵节奏,亲眼目睹一座座沙丘的悄然消失,你才会懂得什么叫心灵的震撼。只有俯下身子感受毛乌素沙漠的巨大变化,追索其背后的原因,你才会知道,是10万乌审儿女用生命、汗水以及丰富的想象力、卓越的创造力,还有渴求现代美好生活的激情,书写了毛乌素沙漠的绿色传奇!”于是,作家调动了他的文学想象力。

肖亦农是文学场上的全能运动员。他写长篇、中篇、短篇,他写报告文学、散文和影视剧,并多次获得各种荣誉。几十年、全方位的文学训练,对他把握题材、调动艺术形式的能力显然大有裨益。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新意满满,可圈可点处甚多。

这部报告文学主旨鲜明,通篇锁定了一个主题,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全书除引言和尾篇,共分5章。第一章的主题是回顾往事:“苍鹰盘旋的灰沙梁啊,那是我的故乡。”作家用极富抒情韵味的语言,娓娓道来他与毛乌素沙漠的缠绵情怀。他从“毛乌素”这个名字来源的传说,说到上世纪70年代,作家第一次踏上毛乌素沙漠。那时他还是20岁出头的军垦战士。对军垦往事的回忆,饱含了作家浓烈的情感,那一定是他生命中刻骨铭心的一部分。他们睡马圈,啃黑豆、挖灌渠、平黄沙。尽管他们生产的小麦每斤成本已高达5元,尽管他们自信是一支向沙漠进军的不可战胜的队伍,但是几年下来,他们发现,沙漠并没有后退一步。作家写道:“我们开辟出来的绿洲就像沙漠中落了几片树叶,沙漠这个怪物只要吹口气就能把它吹跑。”为了排遣渺小、胆怯和孤独的感受,他们咏诗、放歌,以壮胆魄。他们建设,他们破坏。他们为做饭、取暖掏沙蒿、砍沙柳。作家心痛地说:“那时我们不知道沙漠也是有感觉的,也会疼的。”人沙大战多年,以沙进人退,兵团解散而告终。作家从黄河南岸的库布其沙漠一路风尘,来到无定河北岸的毛乌素沙漠里的公路养护道班。作家用极富感染力的语言,讲到他当年的战友的断言,“从明朝万历年起,朝廷最耗钱的

费用就是“扒沙”,“大明王朝是被毛乌素沙漠压塌的!”

毛乌素沙漠的名气从古响亮至今。作家形容毛乌素沙漠是一片远去的云,而青色雾霭笼罩的远方,存放着牧人的梦想。这片北方少数民族栖息的土地,储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生命密码。这片土地从古代到近代,从现代到当代,事迹不同凡响。自然与人文的积淀,让毛乌素这片土地的沉重无法称量。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人类与大自然共存的斗争与停息。成吉思汗的苏力德,无定河水几万年冲刷出来的萨拉乌苏峡谷,层层叠叠,让毛乌素沙漠的变迁多了几重历史的考量,也因此意义非凡。

肖亦农在这部报告文学中,浓墨重彩地书写了人的命运。沙漠的变化带来的是人的变化。毛乌素沙漠的变迁史就是人们的心灵成长史。他从景到人,从人到人与自然的哲学思考。作家是一位出色的讲故事的高手,艺术手法的不平凡之处比比皆是。尽管读了这样一部鲜活灵动、才思泉涌的好书,还是止不住地苛求,让思考多些,再多些,更多更深入地挖掘人物的心理,在人类生存的高度上,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中,让这部书向更深层的思想的维度进发。

毛乌素沙漠是乌审旗儿女的家园。昔日黄

沙弥漫的毛乌素沙漠变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连绵起伏的绿洲。作家在寻找沙漠的过程中,被这些染绿了大沙漠的人们深深地折服了。在他饱含深情的叙述中,沙漠绿化的进程也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富裕的过程。

作家回顾毛乌素沙漠的过去,是为了当下叙事的需要。他用全景式的扫描,将毛乌素的天文地理、人文历史细筛密梳,视若珍宝。在当下的叙事中,最让我们眼前一亮、心为之一动的是那些5月间开放在草原上的铿锵玫瑰。她们艳美高傲,卓而不群,每一朵玫瑰都为沙漠带来吉祥的消息。已过古稀之年的宝日勒岱为治沙献出了一生的好年华,年近半百的殷玉珍从嫁到沙窝里就发狠治沙。还有乌云斯庆、徐秀芳等等,一大群爱哭爱笑的女人们与沙漠较上了劲。她们把青春与欢笑都献给了这片沙漠。在茫茫绿色一望无际昔日的沙漠中,风吹草低,微风轻吟中飘过的玫瑰的芳香。历史记住了她们的名字,毛乌素沙漠的每一片绿色都灌注了她们的梦想。她们为保护人类生态环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以说,这是一部具有史诗意义的毛乌素儿女的赞美诗。毛乌素沙漠是出绿花女英雄最多的地方。她们代表了一种民族精神和气节。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但作者的目光并没有只驻留在绿花女身上。他更多地思考了改变毛乌素沙漠命运的昨天与今天的合集,即树立了英雄的群体形象。所以,在他的笔下,不仅有绿花女英雄,还有以发展绿色循环经济为宗旨的工业英雄,以顾全大局、牺牲自身利益的牧业英雄,以及所有的为这一切默默奉献的幕后的无名英雄们。可以说,肖亦农写出了英雄本色,写出了民族精神;这种中华民族百折不挠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最为可贵,这也是